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序

夫當吾世而欲籠罩古初博涉累代含往牒其何途之從顧披奇剔異徒炫青丹割膾取精無當小史即手破千卷悉究漢魏南北之賸皇王神鬼之秘羅而載諸側理總之不過吳費雜俎即握管文人奉為畯庠青黃然識一絜其寡會於國家理亂之故如旁光鄒駁之較牲殂無當也余不敢嘗稽覽千古其間得失之林興亡之數史牒所載較若列眉其以閹寺覆者罔指可縷屈閹寺而不基亂者百無一二每覩踐緣指鹿啓席分虎阿父門生諸史輒喋不欲讀讀不欲了即

明興以來鑒古塞亂二祖己無遺力然猶挾去立逆瑾狂保其孽亂之迹亦復後先相錯居恒常苦無深心者豈括往代臚列敘分爲千古立一榜樣得失吾伯兄給諫氏之有歷代內侍考也家給諫壯歲登朝公輔在望適遭時坎壈歸乎家食環堵一室結志千秋凡門堵戶牖皆施筆硯即中壁觀覺茂先博聞恐無以尚而一段忠愛悱惻之思時載毫楮常憶出入禁闥時習見彼脩貂璫而處常伯者雖非涉臧未見識損乃倣小雅巷伯之意祖司馬傳紀之體取往古寺人輯爲全書其有蒙闒切委緒明楚者則區分

之其有蔓引蒂結、依襲串合者則衆截之、而又逐段另爲翦次、
蕪以斷葉、大約扶要而刺扃、多鉞而少衮、則家給求銜、是書深
心也、書凡數易寒暑始成、會余僑閭里居得昕夕追隨揖與商
搉古今、一日出以相示、余率以斥刻新編、恰符十餘年夙衷、即
枯腸無能點綴半字、乃向之讀不欲了者、今讀之輒思卷盡、因
深歎家給求之用心與人殊也、非斤斤一藪圃辭壇之仕也、如
欲高馳藪圃、雄踞辭壇、夫豈不能纂句鉤玄、矜葩花吐屬之奇、
又豈不能裁蒲編柳、煩管折衆參之多、而必沾沾於內侍考也、
其論次內侍也、又寧茅腐心抗腕、取一二刀銛餘生、示巷小醜、

而筆之削之、為刑柰董狐已哉、蓋力剖賢悉、詳分理亂、爲意深遠矣、蓋遠不可、多不可、用事不可、昔令孫淵有言、多有繁勿苦、有闕勿補、自漸耗以至於盡此、雖依據之槩言、貲杜元溢之確論、亦千古有心人乎、不知與家給諫大意雅令何如也、家給諫素嗜書林、尤耽史癖、是編僅其嚆矢、儻異日者、蒐賜上方筆札紬金匱石室之縢而悉示之、於戚世休明、必另有一番鼓吹、不獨是編為千古榜様也、余姑引其端、以竢採摭濾業者、

弟一鶚序卿父頓首拜書

歷代內侍考叙

古於中官未有傳也有之自范曄始是後代有作者而得夫之林備矣令夫天子盛衰黽御大廷而臨百辟雖中材罔不儼肅然得毋時有厭若歟及居深宮則所與供使令者唯是二三奄尹容可悅貌可褻服可枕順氣可驅裕戲可預日新月劇忽不覺其耳而易入而蠱咬既然竊瞯彌工主強邪柔以構之主弱邪剛以制之主察邪巧伺而中之主闇邪幾侮而欺之伏則嘗踞則虎依社負嵎吳所不至赤紱而困於劓刖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君子論事勢而歎吾夫子之先見也寺人之令其閒辟稱族之斬乎嗟宦者四星側近帝座天猶垂象王者惡得而遠

焉弟無道而處於此則無如不孫何耳乃或謂大臣親戚父子兄弟人主皆不可近求其差可近者唯婦寺嗚呼世有遠大臣疏親戚離父子兄弟區婦寺是近而曾不底於亂亡者未之前聞也別大臣如操懿親戚如莽堅父子兄弟如劭廣之倫皆千古希觀而婦寺之禍固已累累在牒矣夫唯處之有道近而能遠遠而不刻則怨與不孫庶可坐而銷乎閱之周禮宮正宮伯宮人內宰宰以士大夫為之且與閽人寺人內小臣內豎悉統於太宰斯其為處之之道哉於是上稽春秋史漢并各史列傳

旁及藩方府圖諸者悉為論次其得失以資法誡即不無遺佚其大較可觀已

萬曆乙卯仲秋遂安逸史毛一公書

毛一石字明齋遂安人（一鷺之弟）明萬曆己丑進士授漢陽府推官遷工科給事中以言事罷歸光宗立起光祿寺少卿

録浙江通志名臣

歷代內侍考目錄

卷之一春秋內侍考　萬字號

卷之二戰國內侍考　萬字號

卷之五 三國內侍考

衣字號

俞三副

朱買臣

陳蔣裕

張僧胤

王子晉

蔡臨光　李善度

北朝

魏宗愛

仇洛齊　段霸　劇鵬　抱嶷　秦松

張祐

劉騰　賈粲

齊韓寶業等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白整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田敬宣

卷之八唐內侍考五代附　拜字武

卷之十二宋內侍考　旒字號

卷之十三宋內侍考　旒字號

白謗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卷之十四遼金元內侍考　旒字訊

遼王繼恩　趙安仁

金梁珫　宋珪　潘守恒

元李邦　朴不花

歷代內侍考卷之一

春秋

齊

豎貂

吳國衍 國崇 國堂 國軒同校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初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僖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春正月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僖公二年乃齊桓公二十八年也雍巫即易牙武孟即無虧衛共姬即長衛姬）

論曰蘇明允責管仲垂歿之際區區欲去豎貂易牙開方而不能薦賢以自代吾以為齊廷諸臣孰與仲賢仲不能去三子將以遺之誰乎欲去三子莫先豎貂蓋江黃方服齊師已滿

孝公甫屬於宋雍巫旋進於君當仲秉國時貂已歎然無忌吳仲胡不蚤見而逆折之也迨嚄嚄之狗廟牙宮闈而後慮其謀我假而勿使焉其為計不太晚乎生不能制其死命而歿欲行其空言此必不得之數也卒之宮中亂而貂復矣易牙開方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夫貂之才足以鎮宮中之亂亦必有過人者而仲不能蚤為之計則垂歿之言亦逆知三子必不可去姑以塗人耳目而自塞其責云爾英雄欺人哉明允又謂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意仲所恃僅桓公也假令桓公而先仲歿乎吾未知三子之果為三匹夫也

夙沙衛

魯襄公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十七年秋齊靈公伐魯獲臧堅靈公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決其傷而死十八年冬十月晉平公率諸侯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靈公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靈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靈

公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二月丁卯朔晉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縛綽最十九年初靈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媵鬷聲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尸諸朝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及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工僂殖綽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論曰小人之情作正惟君夙沙衛一寺人耳而師以賄旋道以技塞高唐以叛據翳單政失壯士而干廢立微聖公之為聖也衛詎至此乎然致危之氣至醢不悛毋亦其天性邪嗚呼臧堅以衛唁為辱而高厚與之比肩傅牙其心焉則禮義

之與功利其漸人之效相去遠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賈舉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武子娶棠姜而美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甲戌饗莒子于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公登臺而請弗許自及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

論曰齊莊宣淫無忌崔杼睊睊欲剚刃之日久矣復鞭賈舉而近之二怨搆而甲興焉踰牆反隊自作之孽也其猶可活乎賈舉小人不避而益之以怨將何所不至哉故夫子以非禮不動為凡經之首務在人主自防而已

晉

勃鞮 即寺人披

僖公五年春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僖公二十五年晉侯降原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徑猶行也一連下句讀作經

論曰寺人披大詐而託之乎小忠閃倏變幻幾不可方物哉夫君命不貳是也獨不有亂命乎亂而共之滋之亂耳獻公

溺驪姬殺太子復使披制刀於蒲公孰亂焉披即不能誅偶不可少緩須臾以逸公子乎既曰不貳則垣雖踰公子違未遠也胡不追而殺之而僅以一袪復命乎遠至以示共斬袪以示信而逸公子以市德詐哉披也事獻公比獻公事惠公比惠公武宮甫朝復欲以比二公者比文公讓而辭焉公猶為能忍矣於是懼之以難惕之以蒲狄挾之以行者之眾公能無悵然動耶蓋至呂郤平而公所為比於披者亦無異於獻惠二公矣噫趙衰公所最親信者也守原之問披道攜公意而以衰對又微示以享飧得之詐哉披也真不可方物者

哉雖然士爲寘薪里克中立荀息復言夫三子猶不知所以患而何尤乎寺人披

孟張

魯成公十七年十二月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壬午殺三郤皆尸諸朝

季子郤至也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

論曰人臣之義不敢齒君之路馬而剝戕其寺人郤至於是乎不臣矣然田而奉豕則於臣節未虧也孟張以寺人而奪卿佐之獻何居乎厲公第知季子之欺余而不悟孟張之欺季子即欺公也卒之三郤就戮而公亦遂不避兇焉要見其

立左右之足恃也、

宋

惠牆伊戾 寺人柳附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

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共姬平公母合左師向戌也夫人即佐母名棄者亨烹同

魯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

師乃興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十年冬十二月甲子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元公即大子佐亡人華臣也）

論曰异哉宋公之闇也而伊戾興柳之罔也向戌華亥之比於邪也夫苟女雖嬖佐固婉也即太子亦信佐能免已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初未嘗有幾微之郤而伊戾之無寵於大子又平公所知也享客而請從偽坎而馳告何其果於用罔乎毋亦知平公易欺而夫人左師必能實其言故肆然而無忌耳嗚呼君闇於上大臣與內寵比於下而姦人得以行詐

於其間國本安得不傾邪若柳之涵含之則伊戾之故智也
伊戾既烹而猶不悟柳之為誣闇孰甚焉雖然元公於柳始
乎惡而卒乎寵耳平公之子哉傳稱其無信而多私則誰謂
佐也而死也

楚

管蘇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管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論曰常侍而以道義匡王則其功洵非細哉然共王垂歿而

後思其功晚矣爵以上卿識者得無緊嬰之惜乎

歷代內侍考卷之二

戰國

秦

景監

衛公孫鞅自魏西入秦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人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
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志欲用之
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
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

趙

繆賢

趙惠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

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璧于趙

論曰昔公叔文子與其臣僎同升諸公孔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繆賢之薦藺相如也廉頗近之矣獨惜知勇如相如而其初為賢舍人也蘇子稱其類學道者然觀其始進則猶不失為戰國士哉

秦列傳

趙高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以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敏一作）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

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
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
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
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
曰山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
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
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
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
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

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
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亥顧小而
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
成功願子遂之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
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
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
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
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

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

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

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

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遂殺蒙恬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

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子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死先帝願葬酈山之足書上胡亥大說召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

十萬以葵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

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初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
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
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
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李
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
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

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方上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觳抵邸角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二世已前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異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叛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寔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
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
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
吏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斬腰咸陽市夷
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
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
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
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高教其

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論曰夫武晝伏而夜動鵂鶹晝瞑而夜明小人擁圖亦每每

伺閹主而竊發焉趙高自始皇時進秦宮涖事二十餘年不聞有所顧擅蓋始皇暴酷而能攬權雖無道稱雄桀矣及沙丘要駕而矯詔易儲高逐惟其所欲雖以李斯之機智玩弄而夷滅之不啻嬰兒然又況夢夢如胡亥者乎指鹿隶蕭彼直以閹主戲耳天下之口奚待至是始箝也嗚呼古之帝王明四目達四聰十起三握以通天下之情而猶懼其壅而蔽第以閹寺爲貴邪夫君而日與廷臣隔則未有不及於禍者也亡秦者胡亥鑒不遠已

歷代內侍考卷之三

西漢

張卿

一名澤一名釋又名張釋宋初云釋澤二字不知何從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奸營陵侯劉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

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
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
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
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
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
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
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
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

邪王高后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官宦者皆賜
爵關內侯食邑秋七月太后崩八月釋免

論曰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故高后心欲王諸呂而重發也誠懼非先帝約大臣不我聽耳及張卿入田生之畫而大臣沐於張卿之風諸呂之王決矣然則卿一言而遂捭后之欲敗高帝之盟開宦者封侯之端而厚諸呂翦滅之基還北軍既入則諸又去少帝親戚者以爲自全地漢文不誅而僅免其侯封何哉雖然微田生則卿之智固不及此生其戰國傾危之士歟

中行說

匈奴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湩[illegible]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遺單于書

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
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
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鬭故以其
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
妻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

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輕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其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熱以驕馳騁迺獵狩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止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十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論曰。人臣委身事主。夷險惟命。忠敬自將。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中行說以强傳翁主之慽。反而事虜。日夕教而導之。卒爲漢患。夫豺獺猶知報本。而說乃蔑侮舊君。甚罵故國。歟然矣

所謂忌、直鼻窺耳、人、謂李陵衛律、罪通於天、以說所爲其又李衛之、罪人也、雖然、此亦足以發明和親之無益矣、吾不意敏達如高祖、而過聽、建信之策、貽後、世無窮之患也、

蘇文常融

文帝時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武帝時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背毀之黃門蘇文常融等嘗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爲帝頗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嘗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帝默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如平時大怪之乃誅融及巫蠱事起使者江充持太子急太子懼不知所出從得石德計捕斬充白皇后發長樂宮衛卒自衛蘇

大懼亡走甘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忿充等故至此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兵詔丞相將之捕斬反者太子敗亡匿泉鳩里自經死後帝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帝大感悟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論曰父子天性而武帝又明威之主也蘇文常融敢以不根之譖離間英主之骨肉無亦知帝之多欲有所蔽而動乎尭

毋名門、子夫恩替、太子曰岌岌矣、本朽蠹生、又何怪焉、亂國若趙虜者、直乘其蠹朽而伐之耳、惜矣、多欲之貽禍烈也、昔袁盎心害趙談、而以廷辱摧之、夫君如文帝、即百趙談亦未必能行其毀也、藉令當武帝時、父子猶不可保、而況君臣之際乎。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

論曰李延年歌傾城進女弟遂致貴寵受幸埒於韓嫣矣及弟季一不謹俱陷大僇而家被之記竟不能堅帝之恩帝稱雄才不虛耳雖然丞相聚邪讒誅太子用蘇文死閹寺之口可畏哉故曰投之有北有北不受而青蠅得止於樊則浸潤膚受之行易矣此有虞氏所爲察於邇言也

張賀

張賀者安世兄也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

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鬭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道讀曰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論曰張賀不死於衛太子天也夫賀幸於太子者也嘗太子

弄兵長安天子震怒任安以二心誅田仁以故縱誅暴勝之以擅止誅諸賓客嘗出入宮門者一切以太子誅而賀顧得下蠶室後又得爲掖庭令親養皇曾孫豈非天乎賀所爲盡心於曾孫者寔以舊恩故非有它望而及其見徵恠數稱材美則意不能無幾幸矣其語許嗇夫曰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斯亦足以窺其微哉然則其死於李始之前亦天也儻及見宣帝即位安知其不德色而與許史比乎班史得佞幸而綴張彭祖於敘中有以也

徐甲

齊厲王次昌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王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

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齊厲王悼惠王曾孫也修成君王太后初嫁金氏所生女也

論曰嗟乎徐甲之禍齊也夫皇太后憐愛修成君而欲嫁其女於諸侯也將第以王后榮之乎則齊王有后矣抑欲諸侯寵愛其女乎則齊王有后而弗愛矣紀太后又必欲王之愛其后也而使翁主正其宮矣固肯聽甲而請修成君女乎卽幸而聽甲請修成君女然以紀太后爲之母娥翁主爲之正其宮猶不能強王之愛紀女而皇太后能使修成君之女必愛乎然則甲之策聽與不聽無一可者也而祇足以禍齊雖修郄自主父偃而甲其戎首哉其役偃誅而不聞甲麗於法

者幸也

石顯 弘恭附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

權邪荐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言其燕宮披勤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文又
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
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請間言事且聞逡言顯顓權天子大
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逡兄野王行能第
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
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迺時歸誠取
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

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
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
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
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
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
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是時明經
著節士 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

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滿讀曰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賈讀曰價）

論曰易之九五皆所謂以陽剛居尊者也而不能不苴陘於

夫剃刖於因爲哉小人何其易溺而難御乎漢興中官用事始自恭顯而予恭顯以操柄者宣帝也帝起民間張賀許廣漢皆素樹德於帝者帝遂謂此輩皆可信而恭明法令顯善採人主微指又足以逢帝而中其欲故不覺挈政柄予之而卒以其禍惜哉論者謂帝開三大釁然自武帝時業已任中官典尚書相執其武安責大將軍青而大臣自丞相而下往往不得其死則帝特不善於法祖耳釁固不開於帝也夫武宣非剛明之主乎易之爲戒於九五有以哉若元帝大異責焉懦陽耗於少壯及其奄奄且就木而責以攝生此之不知類

史游

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所著有急就篇行於世、

論曰真文忠有言是時石顯光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賢矣哉嗚呼以優柔之孝元當顓擅之石顯有大臣不得闚其忠而游安所補得益邪乃其志則足嘉矣、